

土尔扈特部蒙古万里归国记

张平一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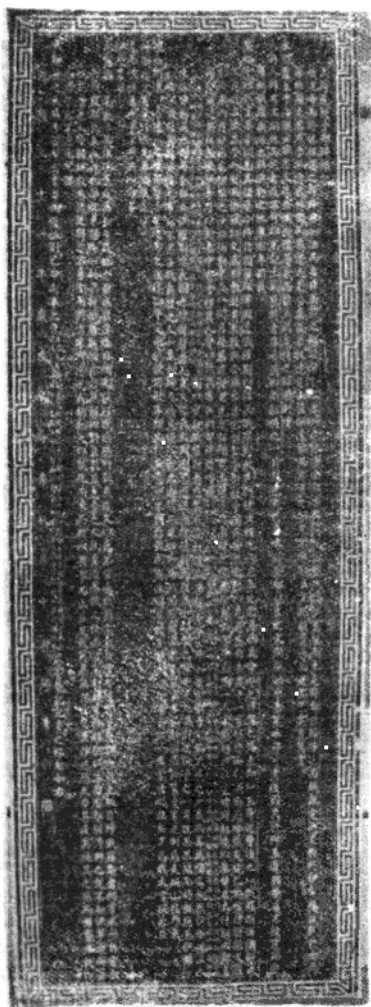
记所



目 录

一、被迫西迁.....	(3)
二、维护统一.....	(15)
三、异域探亲.....	(26)
四、反抗压迫.....	(31)
五、怀念祖国.....	(36)
六、武装斗争.....	(45)
七、回归祖国.....	(51)

在河北省承德市著名的风景胜地——避暑山庄的北面，有一座仿照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样式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在庙内的碑亭里，有两座身高五点一四米的石碑。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成，一座是《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一座是《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这两座碑记述了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万里回归祖国的这一段历史史实。远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人民被迫西迁伏尔加河下游放牧。在那里生活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为了挣脱沙皇俄国残暴的民族压迫和黑暗统治，全部族十数万人在他们的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团结一致，勇敢战斗，不惜巨大牺牲，冲破艰难险阻，跋涉万里，重返祖国。这虽然是二百多年前的历史了，可是土尔扈特部蒙古人民这种热爱祖国，热爱自由，不畏强暴，反对民族压迫的英雄业绩和爱国主义精神，象一篇壮丽的不朽史诗，仍然激动着人们的心弦。因此，这两座碑引起了中外游人的注目，许多人围集碑前，一面诵读碑文，热烈歌颂土尔扈特部蒙古人民的爱国壮举；一面赞扬土尔扈特部蒙古人民为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树立了榜样。但是，这两座碑的碑文是清朝乾隆皇帝（弘历）撰写的，由于他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把土尔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

扈特部蒙古人民这段曾经在上引起巨大震惊的历史史实，全部地介绍出来。就是在近代一些封建文人和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有些历史真象也被严重地歪曲了。尤其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些御用学者公开篡改和伪造这段历史，为老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罪行进行辩护，为新沙皇推行霸权主义服务。所以，人们有必要弄清楚土尔扈特部蒙古是怎样离开祖国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去的？是怎样回归祖国的？又是怎样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可是，要想比较详细地说清楚这段历史，就得正本清源，从遥远而又古老的历史年代谈起。只有这样，才

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对土尔扈特部蒙古人民所经历过的这段可歌可颂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怎样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变本加厉地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的。

一、被迫西迁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西北边疆，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在那里劳动、生息着。由于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战斗，这些少数民族和汉族及其它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边疆，成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

在这些民族中有一支蒙古族，就是厄鲁特蒙古。这个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在元代称为“斡亦剌”、“外剌”，明代称为“瓦剌”，清代称为厄鲁特或“卫拉特”。十二世纪时，斡亦剌是一个半游牧半狩猎，分成许多支系的大部落。他们生活在蒙古草原北部的森林中，草原上的牧民称他们为“槐因亦儿坚”，意即“林木中百姓”（见《元朝秘史》）。

十二世纪末，斡亦剌人以忽都合别乞为首的一部经常活动在现在的锡什锡德河流域以南。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被蒙古各部拥立为大汗，次年，他派他的长子拙赤去统一北方的“林木中百姓”。忽都合别乞率斡亦剌部首先迎降，并自愿担

任向导，帮助拙赤军统一了斡亦剌、秃马惕、不里牙惕（今布里雅特蒙古）、巴尔浑（今巴尔虎）、秃巴思（今土瓦）等十余个部落。成吉思汗将斡亦剌部封为四个千户，仍由忽都合别乞统辖。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阔阔干嫁给忽都合别乞的儿子脱栾勒，忽都合别乞的女儿斡兀立海迷失，是蒙古第三个大汗贵由的皇后。据记载，元朝历代皇室都经常与斡亦剌部互通婚姻，因此斡亦剌部统治者成了元朝世代的勋戚。同时，斡亦剌部的统治者还是元朝中央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十四世纪时，由于延安是斡亦剌部贵族在中原的领地，斡亦剌部的统治者也不干被元朝政府封为延安王，他娶的公主封为延安公主。

十三、十四世纪时，斡亦剌部的领地有了很大的扩展，已从锡什锡德河向北、向西发展，据有库苏古尔湖以西及唐努乌梁海西部，并且取得了秃马惕人原住的谦河上游地区，成为元朝北疆一大领主。

元朝政府除了让斡亦剌部领主管辖自己的属民和领地外，还在谦河流域（现在的叶尼塞河中上游）的谦州设置行政机构实行直接统治。成吉思汗时就以谦州为中心驻兵屯守，元世祖忽必烈时，在谦州设置万户府，后又设置益兰州作为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谦州、益兰州五部的治所。元朝在这里修建官府、仓库，设立驿站，派断事官常驻在这里，行使行政管辖和征收赋税的职权。在斡亦剌和吉利吉思部之间，还开通了一条有六个驿站的驿道。这样，当时的谦河流域便成为元朝直辖的行政区域之一，是岭北行省的一部分。

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摧毁了元朝的统治。洪武元年

(1368年)一月，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逃离北京。从此，蒙古贵族在全国的统治宣告结束。这时，斡亦剌部的领地除了占有原来元朝谦河流域的谦州等地外，已向西越过阿尔泰山，一直扩展到额尔齐斯河流域。斡亦剌部在他们的首领猛哥帖木儿统领下，割据西北地区。明代把这支蒙古族称为瓦剌。猛哥帖木儿死后，瓦剌部的领地分属于马哈木、太平、把秃索罗三人。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继位，派人通告瓦剌各部，并赏赐许多贵重物品，以后又连续派遣官员带着敕书，诏谕瓦剌各部首领。永乐六年(1408年)，瓦剌派人向明朝中央政府贡马，并请求封爵和赏赐印信。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中央政府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封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封把秃索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赐给印诰(见《明史·瓦剌》)。从此，瓦剌部每年入贡一次。马哈木死后，其子脱欢请求承袭爵位，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朝中央政府封脱欢为顺宁王。宣德元年(1426年)太平死后，明朝中央政府命其子捏烈忽继袭贤义王爵位。脱欢统一了瓦剌各部之后死去，他的儿子也先自称太师，仍向明朝中央政府请求承袭王爵，明朝中央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下诏表彰了他对明朝中央政府的忠顺。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先丢失了明朝赐给他祖父马哈木的驼钮金制王印，上表给明朝政府请求补发，明朝中央政府照例又补发了一个。从永乐时期开始，中经宣德、正统、景泰、天顺，一直到弘治一百多年时间里，明朝中央政府大批地任命瓦剌部各级首领，任命的官衔从都指挥使、都指挥僉事、指

挥，一直到千户、镇抚等。还册封瓦剌的僧侣为“慈善弘化国师”、“都纲”等僧官（见《明实录·英宗实录》）。

明代，瓦剌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来往十分密切，据《明实录》记载，瓦剌每次入贡人数多至几百人、几千人，贡马和皮张数以千计。明朝中央政府曾专为瓦剌开设“马市”和“民市”。永乐时期，甘州、凉州等地是瓦剌和内地进行贸易的重要市场。正统三年（1438年），又在大同开设“马市”，专备与瓦剌等部贸易。

明朝后期，瓦剌分为准噶尔（又叫做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号称四卫拉特，清朝总称这四部为厄鲁特。这四个部族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过着不建立城郭，不耕种五谷，追逐水草，以游牧为业的生活。这个地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上半期，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兄弟民族乌孙就在这里建立过奴隶主贵族王朝。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这里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楚河、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的乌孙，葱岭（即帕米尔）一带的无雷等地方民族政权都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之下。公元七世纪，唐朝政府对这一地区进一步加强统治，先后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北路及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土尔扈特部蒙古人民在这个地区雅尔的额什尔努拉（在今新疆塔城西北及苏联境内的乌尔扎尔）一带游牧，祖祖辈辈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不料，到了十七世纪初，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地向这个民族袭击而来。

外患主要来自代表地主阶级和新兴商人利益的沙皇俄国侵略势力。

沙皇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是由莫斯科大公国发展起来的。最初，它的领土仅限于莫斯科城及其周围地区，后来通过对邻近的封建公国的兼并，到了十五世纪末才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1480年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的控制，实现了俄罗斯的独立。1547年，伊凡四世开始称沙皇，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沙皇，由此俄国出现了沙皇专制制度。十六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前后征服了喀山汗国及阿斯特拉罕汗国，接着又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十七世纪初，它以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斯克等处为侵略据点，逐渐将侵略魔爪伸向我国厄鲁特蒙古游牧的西北边疆。根据沙俄的档案记载，沙俄政府对厄鲁特蒙古的侵略是极为疯狂和卑劣的，使尽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当时，沙皇对鲸吞厄鲁特蒙古的“旨令”是：或者“推行怀柔政策”，“竭力争取这个民族的归顺”；或者“将他们征服”，强迫他们“接受俄国宗主权或统治权”。这时，土尔扈特部蒙古由于人口兴旺，牲畜不断增加，牧场逐渐扩大到额尔齐斯河中游两岸，与沙俄为邻。面对这个虎视眈眈、时时想乘机而入的强邻，土尔扈特部蒙古人民的和平与安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沙俄塔拉城将军加加林奉沙皇的命令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到土尔扈特部，命令他们加入俄国国籍，不然不许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放牧。在这年的春季已经派了“使团”到厄鲁特蒙古各部劝说他们转入俄国国籍。接着，塔拉城将军加加林又派出大约二百余名的武装哥

萨克，进入厄鲁特蒙古进行武装示威。厄鲁特蒙古与鞑靼蒙古组成了五千人的联军，全部歼灭了这批侵略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抢占了厄鲁特蒙古各部人民赖以生存的盐湖。盐湖又叫亚梅什湖，位于额尔齐斯河右岸，距河道有十里左右，由一条小河又相连。这个盐湖是厄鲁特蒙古各部人民采盐食用，进行交易，生产财富的重要源泉，于是厄鲁特蒙古各部人民又与沙俄侵略者展开了保卫盐湖主权的斗争。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沙俄又从塔拉城派出一个以戈鲁平为首的“使团”，再一次进入厄鲁特蒙古的牧地来催促和逼迫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要他们发誓归顺沙皇，定期交纳实物税。包括土尔扈特部蒙古在内的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在各部联合代表大会上，一致反对，坚决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戈鲁平一伙面对这种情况，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俄国。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又发布“谕旨”，命令托波尔斯克的伊·谢·库拉金公爵派人到厄鲁特蒙古各部，迫使他们接受沙俄的统治。库拉金于是在明万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 and 天启三年，多次派人到厄鲁特蒙古各部进行阴谋活动，到处游说，力图诱迫厄鲁特蒙古各部人民成为沙皇的“臣民”。这些活动，遭到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使沙俄侵略者鲸吞厄鲁特蒙古各部的阴谋又遭到了挫败。

在沙俄这些政治的、军事的侵略行动中，土尔扈特部蒙古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外患未息，内忧又起。原来厄鲁特蒙古的四部之间，是平等的，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管理本部落的事务。后来，为

了调节各部之间的纠纷，加强对本部人民的统治以及共同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形成了厄鲁特蒙古四部联盟——“杜尔本·卫拉特”（厄鲁特，蒙古语即四个大部落联盟的意思）。在部联盟中有“丘尔干”——盟会的共同组织，“丘尔干”又选出“达尔加”——厄鲁特蒙古四部联盟的盟主。自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丘尔干”的“达尔加”是和硕特的首领拜巴噶斯。因为伊犁地势适中，交通方便，又是厄鲁特蒙古四部贸易集散地，所以把它作为四部会盟的地方，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在这里召开盟会，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然而，这是个松散的联盟，四部仍然处于各主其事的分散状态。

十七世纪初，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准噶尔部已经强盛起来，准噶尔部首领哈拉忽喇是个有野心的人物，他极力扩张他们的势力，利用各部以伊犁为会盟地的有利条件，增强个人的政治影响，企图压倒当时的盟主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成为厄鲁特蒙古四部联盟的盟主。哈拉忽喇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继承父志，恃其强大，不断地向邻近的哈萨克、柯尔克孜、诺盖等突厥族发动掠夺战争，致使哈萨克等部首领，在所有事情上都得听从巴图尔浑台吉的指挥，任其驱使。随着准噶尔部的势力扩张，人口、牲畜迅速增长，迫切需要扩大牧场。巴图尔浑台吉认为自己的势力已很强大，便企图兼并土尔扈特部的牧场和部族，于崇祯元年（1628年）向土尔扈特部发动了军事进攻，两部的关系因之恶化。

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崛起于明代的东北边疆，披甲跃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又摧

枯拉朽般地击溃了明军，取得萨尔浒（辽宁省新宾县境内）战役的胜利，后金势力进一步发展。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从赫图阿拉迁都沈阳，加强了对明朝的攻势，明朝政府为了应付辽东战事，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明末政治腐败，万历（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身居深宫，纵欲玩乐，连朝臣也不见。他为了重修明宫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就用银九百三十万两，修定陵地下宫殿就用了六年时间，花费了八百万两白银；为皇太子举行一次册立典礼就用银九百三十四万两；最小的开支是宫女的胭脂费，每年也要用银四十万两。因此，为了维持统治者的需要，向全国人民进行疯狂的大掠夺，巧立各种名目，变相搜刮民脂民膏。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借口抵抗辽东后金，加派名曰“辽饷”，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规定每亩地加银九厘，一年共征银五百三十万两，并作为长期正式赋税征收。明末统治者除了加派之外，又挖空心思地进行其他搜刮，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派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凭借政治特权在全国各地进行公开的掠夺，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又多了一层剥削。

明朝政府的正额田赋和各项搜敛，如此繁重，远远超过了人民的负荷能力。随着剥削和压迫的加剧，人民也在集聚力量，开展各种反抗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自己的力量。

万历年间，河北蓟州王森组织白莲教，教徒遍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准备起义，但不幸王森被捕牺牲。天启二年（1622年），王森弟子徐鸿儒在山东郛城领导起义，以红巾为号，攻下了巨野、邹县、滕县等地。河

北的武邑、衡水等地农民纷纷响应。后来，徐鸿儒被害，余部仍坚持了三年多的斗争。徐鸿儒起义发出了明末农民战争的信号，星火可以燎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在徐鸿儒起义的影响下，群起反抗明朝黑暗统治。首先在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安塞有高迎祥，汉南有王大梁，宜川有王左褂，洛川有五虎，延川有混天王，庆朝有韩朝宰，延安有张献忠。

明朝政府的矿监、税使的搜刮，也激起了城市人民的反抗。湖北荆门人民集会反对税使兼矿监陈奉，山东临清万余人放火焚烧税监马堂的公署。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江苏苏州纺织工人葛贤领导二千余人反对税监孙隆及其走狗，把六、七个税官扔到河里淹死。万历三十年（1602年），江西景德镇陶瓷工匠反对税使潘相。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西门头沟煤矿工人反对矿监王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云南人民反对矿监杨荣。

人民起义烈火遍地燃烧，皇帝宝座在烈火中摇摇欲坠，明朝政府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夕，再也没有力量来顾及西北边疆上发生的事情了。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为了摆脱沙俄的欺凌，避免与准噶尔部发生更大的军事冲突，保全其部族的和平安定生活和生命财产，只好决计西迁。崇祯元年（1628年）和鄂尔勒克通告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于崇祯二年（1629年）率领土尔扈特部族，越哈萨克草原西行，打退了不断劫袭他们牲畜财产的诺盖人，渡过乌拉尔河，到崇祯三年（1630年）才到了人烟稀少的里海旁边的伏尔加河下游定居下来。

伏尔加河，这条被土尔扈特部蒙古人称做额济勒的河流，是一条美丽富饶的河流。她象是一位伟大而又慈祥的母亲，辛勤地哺育着她身边生长着的万物，哺育着她身边两侧的广阔无垠的草原。当时，沙俄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两个汗国之后，它的政治势力还远远没有到达这里。伏尔加河草原渺无人烟，只有一些诺盖人偶而到这里临时放牧。草原广袤，河流纵横，林丰草茂，是一个天然的好牧场。而且，由于气候适宜，还有大批奇禽异兽出没草莽之间，又是个狩猎的好围场。土尔扈特部蒙古人到达这里，象身入宝山一样，美不胜收，认为这是神佛赐给他们最好的土地和牧场。他们决定不离开这里，要开发这块处女地，作这块土地的主人。土尔扈特部的首领和鄂尔勒克把他的行营设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阿赫图拉河畔，他的部族就游牧在乌拉尔河到伏尔加河，从阿斯特拉罕到萨马拉一带的草原，并以伏尔加河上游城市萨拉托夫作为与俄国的分界线。因为，俄国人把土尔扈特部蒙古人叫做卡尔梅克人，所以，把这一带草原也叫做卡尔梅克草原。

这时，和鄂尔勒克还没有称汗，但却按着独立的汗国建立了各种制度。部族长是全部族的军政首脑，下设宰桑，辅佐王公处理部族内部一切事务。成立由王公们组成的“扎尔固”——一种议会形式的权力机构，并由它制定了本部族的法律。制度齐备，纪律严明，俨然成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独立的汗国。

然而，时过不久，他们强大的北部邻国沙皇俄国，为了巩固征服的喀山、阿斯特拉罕的既得利益，开始进一步地对

顿河、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拉尔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侵略，土尔扈特部蒙古又一次成了沙皇王冠上双头神鹰的猎物。沙俄对土尔扈特部蒙古千方百计地实行种种压力，企图使他们隶属于沙皇。和鄂尔勒克为了保持自己部族的独立和自由，用武力来对付沙俄的侵略和压迫，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部战士与沙俄军队作战，一直打到沙俄的萨马拉城下，使这座城陷入包围之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沙俄派出克比科夫去准噶尔部，阴谋利用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部之间的矛盾，诱使巴图尔浑台吉出兵协助沙俄共同攻打土尔扈特部，但因和鄂尔勒克主动与巴图尔浑台吉和好，沙俄这个阴谋失败了。

沙俄进行民族压迫的严酷事实，使土尔扈特部人民深切怀念那世代劳动、生息的伟大祖国，怀念那哺育他们成长的祖国河山和富饶的草原，怀念祖国各族人民的互相支援和深厚的友谊。和鄂尔勒克开始不顾路途遥远，积极设法与厄鲁特蒙古各部改善关系。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鄂尔勒克参加了由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在塔尔巴哈台召开的喀尔喀蒙古与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会议。在会上共同制定了有名的《蒙古厄鲁特法典》，调整了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和鄂尔勒克同巴图尔浑台吉原是姻亲，在西去伏尔加河前，和鄂尔勒克的孙子朋苏克（书库尔岱青之子）娶巴图尔浑台吉女为妻，生子阿玉奇，养育在巴图尔浑台吉那里。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后，阿玉奇仍留在巴图尔浑台吉那里抚养。这时，因土尔扈特部远去伏尔加河下游，和准噶尔部之间已不存在争夺牧场、牲畜这些矛盾了，又加上和鄂尔勒克采取求大

同存小异、克己待人的主动和解态度，所以在塔尔巴哈台首领会议后，两部的关系很快就改善了。崇祯十六年至崇祯十七年（1643——1644年）间，和鄂尔勒克曾派出土尔扈特部勇士协助巴图尔浑台吉指挥下的准噶尔部战士与哈萨克人作战。

清顺治二年（1645年），和鄂尔勒克在攻打沙俄的阿斯特拉罕城的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继位土尔扈特部族长，他对沙俄的态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归属沙俄，誓死不作亡国的奴隶。在他与沙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深感寄居异域，备受欺凌，困苦万分。不仅需要厄鲁特蒙古各部的支援，还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

不久，他听到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北部的消息。随着这个消息，还带来了另外的信息：漠南蒙古早在清朝未入关前就已上表臣服；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顾实汗）也在清朝未入关前即已向清朝皇太极遣使通贡。这使他感到高兴。顺治三年（1646年），图鲁拜琥与准噶尔部巴图尔浑台吉等人联名再度向清朝进奉表贡的时候，书库尔岱青也以他和罗卜藏诺颜的名义随同图鲁拜琥等人向清朝进奉表贡。他又亲自到西藏熬茶礼佛，拜谒达赖喇嘛，企图通过宗教活动加强与祖国的联系。

就在书库尔岱青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期间，沙俄侵略者又以利禄为诱饵，骗取了几个土尔扈特部王公，以书库尔岱青名义向沙皇政府请求“保护”，妄想借此吞并土尔扈特部蒙古。书库尔岱青从西藏归来后，知道了这个情况，愤怒已极，断然阻止了这个行动，并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派

遣使者锡喇布鄂木布返回祖国，向清朝进奉表贡，与清朝建立直接联系。次年，书库尔岱青的弟弟伊勒登诺颜也派人到清朝进奉表贡。顺治十四年（1657年），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沙克锡布特向清政府进贡驼、马二百余匹。以后又携带马千余匹，请求清政府允许在归化（现呼和浩特市）开设马市贸易，清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为了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还允许他们经常到西藏、青海等地熬茶礼佛。康熙时期，土尔扈特部与清朝的来往更加密切，表贡不绝。就是在准噶尔部反动贵族发动武装叛乱，断绝了土尔扈特部蒙古由哈萨克草原经过准噶尔盆地到嘉峪关这条贡路之后，土尔扈特部仍然不断地派遣使者假道俄罗斯到库伦（今乌兰巴托）至内地向清政府进贡方物，购买药品，聘请喇嘛，进行贸易。进贡方物在封建社会里是地方政权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的一种表现。土尔扈特部蒙古对清朝政府奉表进贡，说明了他们对清朝中央政府纳赋称臣的关系。

二、维护统一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的。在清朝前期，是追随准噶尔部反动贵族勾结沙俄发动民族分裂割据战争，还是反对这种民族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爱国与卖国的重要分界线。

土尔扈特部蒙古虽远在伏尔加河流域，但是在这场分裂